

論語孟子重點

一、論語選讀

1. 子曰：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」(論語 學而)

譯：孔子說：「一個人話說得好聽，其實都是騙人的，專用一種媚人的態度去奉承人家，是很少有仁的。」

2. 曾子曰：「吾日三省吾身。為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傳不習乎？」(論語 學而)

譯：曾子說：「我每天要拿三件事情向自身反省。替人家做事，有沒有不忠實不盡力的地方呢？和朋友相交有沒有不守信用呢？老師傳授的學業，有沒有不曾學習的呢？」

3. 子曰：「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眾，而親仁；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」(論語 學而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少年子弟回到家裏要孝順父母，到了外面要對年長者恭敬。做事要謹慎小心，說話要有信用，廣泛的博愛大眾，而且要親近有仁德的人，這種種都做到了，還有多餘的心

力，那纔來學習詩書六藝。」

4. 子夏曰：「賢賢易色；事父母能竭其力；事君能致其身；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。」(論語 學而)

譯：子夏說：「一個人娶妻能重德輕色；奉事父母，能竭盡其力；奉事君上，能不顧其身；交接朋友，能言語信實。這樣的人，雖然未曾受過良好的教育，我一定說他已經受過好教育了。」

5. 曾子曰：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。」(論語 學而)

譯：曾子說：「謹慎辦理死者的後事，追念遠代的祖先，這樣做，人民道德和社會風氣自然歸向於篤厚了。」

6. 子曰：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也已。」(論語 學而)

譯：孔子說：「要想成為有才德的君子，飲食不必講求滿足，居住不必講求舒適，做事要敏捷，說話要謹慎，並且要向有道德的人請教，辨正是非，這就可以稱為好學的了。」

7. 子曰：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」(論語 學而)

譯：孔子說：「不要怕別人不知道自己，只怕自己不知道別人。」

8. 子曰：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。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」(論語 為政)

譯：孔子說：「用政令開導人民，用刑罰整飭人民，人民只知道避免犯罪，可是心裏未必了解作惡是無恥的。如果能用德化引導人民，用禮儀整飭人民，人民就知道作壞事是可恥的，而且能進一步革除一切可羞可恥的行為。」

9. 曰：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」
(論語 為政)

譯：孔子說：「我在十五歲時，立志學習，三十歲已經自立，四十歲時對於事物的真理，都無所迷惑，五十歲時懂得天(環境)命(趨勢)，六十歲時，一聽到別人的話，就能知道其中的要義，到了七十歲，纔可以自由做我心裏所要做的事，也不會越出規

矩了。」

10. 子夏問孝。子曰：「色難。有事，弟子服其勞，有酒食，先生饌，曾是以為孝乎？」(論語 為政)

譯：子夏問「孝的道理。」孔子說：「要承順父母的心意表現出和顏悅色，是最難的。有事情時，由子弟替父母效勞，有酒食時，讓給長輩先吃，難得這樣就算是孝道嗎？」

11. 孟武伯問孝。子曰：「父母唯其疾之憂。」(論語 為政)

譯：孟武伯向孔子問「孝的道理。」孔子說：「父母祇擔憂他們的兒女會生病，所以做兒女的應知道保重身體，不使父母憂慮，這也算是孝。」

12. 子游問孝。子曰：「今之孝者，是謂能養；至於犬馬，皆能有養。不敬，何以別乎？」(論語 為政)

譯：子游問孔子「孝的道理」。孔子說：「現在的孝子，以為

祇要能夠供養父母的飲食起居就得了；其實如同犬馬等牲畜，也都能有所供養，如果對於父母沒有敬意，還有什麼區別呢？」

13. 子曰：「溫故而知新，可以為師矣。」(論語 為政)

譯：孔子說：「溫習所已知的，因而又得到新的知識，就可以做人家的老師了。」

14. 子曰：「視其所以，觀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廋哉！人焉廋哉！」(論語 為政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先看這個人的所作所為，亦即為什麼要做這事，再觀測所以做這事的動機和方法，然後再詳察他的心情是否安祥，能如此考察，這個人的真情怎麼掩藏得住呢？」

15. 子貢問君子，子曰：「先行其言而後從之。」(論語 為政)

譯：子貢問要怎樣才能做一個君子？孔子說：「先把要說的話實行了，而後說出來，這就是君子了。」

16. 子曰：「君子周而不比；小人比（ㄅㄧˋ）而不周。」(論語 為政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君子以公義為心，博愛大眾，卻不偏阿同黨；小人以私利為心，偏阿同黨，卻不博愛大眾。」

17. 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(論語 為政)

譯：只是學習，不去思考所學的意義，則惘然無所得；反之，單憑思考，不去學習，則疑殆難決。

18. 子曰：「君子不器。」(論語 為政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君子學問廣博，不像一個器皿只限於一個用途。」

19. 子曰：「由，誨女，知之乎？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。」(論語 為政)

譯：孔子對子路說：「由，我教誨你，你要求知嗎？必須實在

知道的，才自認為知道；如果有不知道的，就自認不知道，不要強不知以為知，這就是所謂知。」

20. 哀公問曰：「何為則民服？」孔子對曰：「舉直錯諸枉，則民服；舉枉錯諸直，則民不服。」(論語 為政)

譯：魯哀公問孔子說：「要怎樣施政纔可以使人民心服？」孔子對答說：「舉用正直的人，放置邪曲的人，人民自然心悅誠服；舉用邪曲的人，放置正直的人，那麼人民自然不服了。」

21. 林放問禮之本。子曰：「大哉問！禮。與其奢也，寧儉；喪，與其易也，寧戚。」(論語 八佾)

譯：魯國人林放向孔子問禮的根本意義。孔子說：「這是個大問題呀！你問得其要。講到禮儀，與其奢侈鋪張，寧可樸素節儉；講到喪事，與其治喪時拘泥形式，寧可哀戚肅穆。」

22. 子曰：「君子無所爭，必也射乎！揖讓而升，下而飲；其爭也君子。」(論語 八佾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君子沒有什麼可爭，如果有，就是在比賽射箭吧！他們在升堂時互相謙遜的作揖，射畢下來則飲酒慰勞，禮貌周到；他們雖然爭勝負，而互相敬重有禮，像個君子。」

23. 子曰：「里仁為美。擇不處仁，焉得知？」(論語 里仁)

譯：孔子說：「鄰里有仁厚的風俗，是最優美的環境。選擇住處，不住在仁厚的環境裏，怎算得聰明呢？」

24. 子曰：「德不孤，必有鄰。」(論語 里仁)

譯：孔子說：「有德行的人不會孤單，必定有志同道合的人親近他。」

25. 不仁者，不可以久處約，不可以長處樂。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。

譯：沒有仁德的人，不可以長久處在貧賤困窘的境地，但也不可以長久處在富貴安樂的境地。仁德的人，安於仁道而行仁，

明智的人，知道仁的好處，所以也能行仁。

26. 子曰：「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」(論語 里仁)

譯：孔子說：「一個士人專心求道，而以自己穿的、吃的不及他人為可恥，這種人便不值得同他論道了。」

27. 子曰：「君子之於天下也，無適也，無莫也，義之與比。」(論語 里仁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君子對於天下一切的事，沒有篤定要做的主見，也沒有絕對不可做的主張。祇看這事應該做或不應該做完全依從義理。」

28. 子曰：「惟仁者能好人，能惡人。」(論語 里仁)

譯：孔子說：「祇有仁人能夠真正的愛好他人，或者憎惡他人。」

29. 子曰：「富與貴，是人之所以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處也。

貧與賤，是人之所以惡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乎成名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」(論語 里仁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富和貴，是人人所愛欲的，如果是用正當的方法得來的，可不要安處。貧和賤，是人人所憎惡的，如果不幸，而淪於貧賤，也不可違而去之。君子捨棄了仁道，怎樣可以成為君子呢？君子不會在吃一頓飯的時間內違背仁道，即使在匆忙迫促的時候，也必定如此，在顛仆流離的時候，也必定如此。」

30. 子曰：「放於利而行，多怨。」(論語 里仁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專心從利害上著眼去行事，必多取怨於人。」

31. 子曰：「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。不患莫己知，求為可知也。」

(論語 里仁)

譯：孔子說：「不要憂慮自己沒有官位，祇該憂慮自己有沒有

立身處世的才能。不要憂慮沒有人知道自己，祇要講求可以使
人知道的真實學問就是了。」

32. 子曰：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。」(論語 里仁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君子所曉得的是義，小人所曉得的是利。」

33. 子曰：「見賢思齊焉，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。」(論語 里仁)

譯：孔子說：「見了有德行的賢人，就想學得和他相等；見了
不賢的人，便從內心上省察自己，有沒有和他一樣的不賢之處。」

34. 子曰：「事父母幾諫，見志不從，又敬不違，勞而不怨。」(論
語 里仁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奉事父母，可以怡色柔聲的進諫；如果覺得自
己的意見不被採納，仍然恭敬而不違背，等父母高興時再諫、
三諫，雖勞苦而無怨。」

35. 子曰：「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。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。」(論語 里仁)

譯：孔子說：「父母的年齡，不可以不知道。一則歡喜二老長壽，一則又恐懼二老的衰頹，這自然能慎重奉養，更加敬愛了。」

36. 子曰：「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。」(論語 里仁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君子說話時，要木訥的說不出口，而在實行時，要勤謹敏捷。」

37. 子曰：「古者言之不出，恥躬不逮也。」(論語 里仁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古時候的人說話，不肯輕易說出口來，是恐怕自身做不到，這是可羞恥的事。」

38. 子曰：「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」(論語 公冶長)

譯：孔子說：「說好聽的話，裝出諂媚的姿態，過度的卑躬屈

節；對於這種不知恥的人，魯國賢人左丘明認為可恥，我也覺得這是可恥的。心裏怨恨人，表面上還裝得和他友善，對於這種與人交而不信實的人，左丘明認為可恥，我也覺得可恥。」

39. 顏淵季路侍。子曰：「盍各言爾志？」子路曰：「願車馬，衣輕裘，與朋友共，敝之而無憾。」顏淵曰：「願無伐善，無施勞。」子路曰：「願聞子之志。」子曰：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。」(論語 公冶長)

譯：顏淵和子路兩人立在孔子旁邊。孔子說：「何不各人說說自己的志願。」子路說：「我願意把自己所用的車馬，所穿的輕裘，都和朋友共同使用，雖然給朋友用壞了，我也沒有怨憾。」顏淵說：「我願意不矜伐自己的才能，不誇大自己的勞績。」子路說：「我們願聽聽夫子的志願。」孔子說：「我願使天下年老的人都能安養，使所有朋友都能誠信，對少者加以愛護。」

40. 子謂仲弓，曰：「犁牛之子，騂且角；雖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諸！」(論語 雍也)

譯：孔子稱許仲弓，說：「好像一匹毛色駁雜的牛所生的小牛，

毛色純赤而且有美麗的角；這樣可供祭牲的牛雖然不想用它，可是山川的神肯放棄它嗎？」

41. 子曰：「賢哉，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食，在陋巷；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！」(論語 雍也)

譯：孔子說：「顏回真是賢德啊！吃的是一簞的飯，喝的是一瓢的水，住在破陋的巷弄裏；別人受不住這樣的憂苦，顏回卻不改變他的樂趣。顏回真是賢德啊！」

42. 冉求曰：「非不說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」子曰：「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廢，今女畫。」(論語 雍也)

譯：冉求說：「我不是不喜悅夫子的大道，只是力量不夠。」孔子說：「力量不夠的人，也要發憤去學，至多學到半路上，力量用盡了停止下來；現在你是缺乏自信，先畫下一道界線，限制著自己不前進。」

43. 子曰：「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；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」

(論語 雍也)

譯：孔子說：「質樸自然勝過繁文縟禮，就失於粗野，好像沒有禮貌的鄉下人；繁文縟禮勝過質樸自然，就失於浮夸，好像奉事拘謹的小吏；只有文質配合得宜，彬彬有禮，然後可稱為君子。」

44. 子貢曰：「如有博施於民，而能濟眾，何如？可謂仁乎？」

子曰：「何事於仁？必也聖乎？堯舜其猶病諸。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；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」(論語 雍也)

譯：子貢問於孔子說：「如果有人廣博的施惠於人民，而能救濟群眾，怎麼樣？可以說是仁人嗎？」孔子說：「何止於仁呢？那必定是聖人吧！就是堯 舜，還恐怕難以做到這樣。一個仁人，自己要能立身，而且還要幫助別人也能立身；自己要通達，而且還要幫助別人也能通達。能夠取切近自身的事來作譬喻，可

以說是求仁的方法。」

45. 君子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(論語 雍也)

譯：君子要廣博地學習古代文獻，並以禮約束其所學，也可不會違背道理了。

46. 子曰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也。」(論語 里仁)

譯：孔子說：「早上悟得真理，即使當晚死了也無遺憾。」

47. 曰：「君子懷德，小人懷土；君子懷刑，小人懷惠。」(論語 里仁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君子所念的是美德，小人所想的是居處的安樂；君子心中常念著遵循禮法，小人常想著如何獲利。」

48. 子路有聞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聞。(論語 公冶長)

譯：子路勇於力行，每聽到了一件道理，在還未能實踐之前，

唯恐又聽到另一件道理，以致不得並行貫徹。

49. 子曰：「已矣乎！吾未見能見其過，而內自訟者也。」(論語 公冶長)

譯：孔子說：「算了吧！我還沒有見過有人發現了自己的過失，而能在內心自責的人。」

50. 子曰：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。」(論語 雍也)

譯：孔子說：「知道有這個道理的人，不及喜好這個道理的人；喜歡這個道理的人，又不如嗜好它而陶醉在其中的人。」

51. 子曰：「默而識之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，何有於我哉！」(論語 述而)

譯：孔子說：「默記學問，不使遺忘；研究學習永不滿足；教導後學，從不懈怠。這些在我來說，有什麼困難呢？」

52. 子之燕居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。(論語 述而)

譯：孔子在閒居無事的時候，容態極其舒適的樣子，神色極其和悅的樣子。

53. 子曰：「甚矣，吾衰也！久矣，吾不復夢見周公！」(論語 述而)

譯：孔子有一天歎息著說：「我已經衰老極了！我往日一直想要用周公之道來平治天下，所以常夢見他；如今年老志衰，已經很久不再夢見他了！」

54. 子曰：「志於道；據於德；依於仁；游於藝。」(論語 述而)

譯：孔子說：「我們要立志追求正道，執守學道所得之德，依據修德所悟之仁心行事，游習於六藝之中，以陶冶性情。」

55. 子曰：「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嘗無誨焉。」(論語 述而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只要人有心求學，就是備了極薄的一束乾肉上

門作為拜師的禮物，我從沒有不教導他的。」

56. 子曰：「不憤，不啟；不悱，不發；舉一隅，不以三隅反，則不復也。」(論語 述而)

譯：孔子說：「我雖然樂於教人，但那受教的人如果不是心裡想求通而不得通，便不去開導他；如果不是口裡想說而說不出來，便不去引發他。天下事理無窮，不能一一說盡，受教的人須要有悟性，才會觸類旁通，譬如有個四方的東西，我若舉出這一角，他不能推想出其他三個角來，就不必再重複告訴他了。」

57.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，未嘗飽也。子於是日哭，則不歌。(論語 述而)

譯：孔子在有喪事的人旁邊進食，從沒有吃飽過。孔子如果在這天到人家弔喪哭泣過，這一天就不再唱歌。

58. 子謂顏淵曰：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；唯我與爾有是夫！」

子路曰：「子行三軍，則誰與？」子曰：「暴虎馮河，死而無

悔者，吾不與也。必也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也。」(論語 述而)

譯：孔子對顏淵說：「人君用我，就出來行道，不用我，就退隱起來；只有我和你有這種態度吧！」子路聽見孔子稱讚顏淵，就說：「如果夫子統領三軍出征，那麼要和誰同去呢？」孔子說：「仗著自己的勇氣，空手去打老虎，徒步去渡河，到死也不知悔悟的人，我是不和他同去的。必須是臨到大事時，心存戒慎恐懼，喜歡預先計劃好，然後按部做成功的人，我才同他去啊！」

59. 子曰：「飯疏食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」(論語述而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吃粗米飯，喝清水，彎著手臂做枕頭，雖然是這樣窮，樂趣也就在這裡面了。至於那不合義理的富而且貴，在我看來，就像天下的浮雲一樣，我無所動於心」。

60.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，子路不對。子曰：「女奚不曰：『其為人也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！』」
(論語 述而)

譯：楚國 葉公向子路問孔子的為人，子路不知如何回答。孔子知道了說：「你為何不說：『他的為人啊！在發憤研究學問的時候，連飲食也會忘記；等到研究有心得，快樂的把一切憂悉也忘記了；因為探學精神的勤誠，雖衰老已快到臨，自己都不知道，這樣罷了。』」

61. 子曰：「我非生而知之者；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。」(論語 述而)

譯：孔子說：「我並不是生下來就知道一切道理的；我是喜好古人典籍，又能勤勉地研求得來的啊！」

62. 子不語：怪、力、亂、神。(論語 述而)

譯：孔子不說怪異無據、好勇鬥力、犯法作亂及鬼神迷信難明

的事。

63. 子曰：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！擇其善者而從之；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」(論語 述而)

譯：孔子說：「三個人同行，其中必有我值得學習師法的人！我選擇那善的照他那樣做；那不善的，如果自問也有，就必須改掉。」

64. 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(論語 述而)

譯：孔子用四大綱要來教人：一是文，要人多讀詩書典籍，增廣學問。一是行，要人謹守道義，依循禮法。一是忠，要人篤實敦厚，盡心力行。一是信，要人誠實守信，力去詐偽。

65. 子釣而不綱，弋不射宿。(論語 述而)

譯：孔子捕魚只用釣，不用網去撈；打鳥只用箭射飛鳥，不射林中止宿的鳥。

66. 互鄉難與言：童子見，門人惑。子曰：「與其進也，不與其退也。唯！何甚？人潔己以進，與其潔也，不保其往也。」(論語 述而)

譯：魯國 互鄉的人習性不好，很難和他們說話講道理。一天，鄉裡有一個童子來求見，孔子接見了，弟子們都很感到疑惑。孔子說：「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。他來見我，是要求上進的；我應當獎許他上進，而不應當鼓勵他後退。唉！何必絕人太甚呢？人家能修治己身來見我求上進，我見他是獎許他能潔己，不必計較他過去的行為好不好了啊！」

67. 子曰：「仁遠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！」(論語 述而)

譯：孔子說：「仁是我所固有的，就在自己心中，難道是在遠地方嗎？我要仁而肯去求，自然仁就來到了！」

68. 子曰：「奢則不孫，儉則固；與其不孫也，寧固。」(論語 述而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太奢侈致越分而不謙順，太儉省了又失之簡陋。

但與其越分不謙順，寧可簡陋。」

69. 子曰：「君子坦蕩蕩；小人長戚戚。」(論語 述而)

70.

譯：孔子說：「君子的心胸平坦寬廣，自然舒泰；小人滿懷私

欲，心裡常是憂慮不安。」

71. 子溫而厲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(論語 述而)

譯：夫子的態度，溫和中帶著嚴肅；有威儀，卻不兇猛；恭謹

而又安詳自然。

72. 子貢曰：「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。過也，人皆見之；

更也，人皆仰之。」(子張)

譯：子貢說：「君子的過失，如日蝕月蝕一樣。他有過時，大

家都看得見的；等到他改過後，就如日月復明一樣，大家都仰

戴他。」

73. 子曰：「恭而無禮則勞；慎而無禮則憊；勇而無禮則亂；直而無禮則絞。君子篤於親，則民興於仁；故舊不遺，則民不偷。」

(論語 泰伯)

譯：孔子說：「為人須要恭敬。若是恭敬的不合禮，必至卑躬屈節，徒然勞苦；為人須要謹慎，若是謹慎的不合禮，必至瞻前顧後，反成畏怯；為人須要勇敢，若是勇敢的不合禮，那不該做的也要做，必將至於悖亂；為人須要直爽，若是直爽的不合禮，不該說的也要說，必然失之急切。在上位領導群眾的人，能夠厚待他的親屬，那人民便會聞風興起，自然厚道仁愛起來；能不遺棄故交舊友，那人民受了感召，風俗便不至於刻薄了。」

74. 曾子有疾，召門弟子曰：「啟予足！啟予手！詩云：『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』而今而後，吾知免夫！小子！」

(論語 泰伯)

譯：曾子病重，召他的門下弟子到床前來吩咐說：「你們揭開被子看看我的腳！再揭開被子看看我的手！可有毀傷嗎？詩經小旻篇上說：『要恐懼戒慎，像走近深淵的邊沿，生怕墜落；

又如踏在薄冰之上，生怕沉陷。」我便是這樣提心弔膽，不敢一刻疏忽。從今以後，我知道身體可以免於毀傷了啊！弟子們聽著！」

75. 曾子曰：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？」(論語 泰伯)

譯：曾子說：「一個學者，不可以沒有寬宏的心胸和堅強的意志，因為要擔當很重的責任，走極遠的路程。把仁當作自己的責任，這擔子不是很重嗎？活一天，便走一天，到死才罷休，這路程不是極遠嗎？」

76. 子曰：「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」(論語 泰伯)

譯：孔子說：「詩本性情之作，感人最深，可以鼓舞人的意志，使之興起向善之心；禮以恭敬遜讓為本，能端正行為，使人視聽言動都能中節，而卓然有所立；樂能涵養性情，蕩滌邪穢，使人歸於至善的境地，養成完美的人格。」

77. 子曰：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」(論語 泰伯)

譯：孔子說：「不在這個職位上，便不參與計畫這個職位上的政事。」

78. 子曰：「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。」(論語 泰伯)

譯：孔子說：「求學須存勤篤不懈之心，方學時好像追趕不及的一樣，學有所得，還怕它會失去。」

79. 子曰：「禹，吾無閒然矣！菲飲食，而致孝乎鬼神，惡衣服，而致美乎黻冕；卑宮室，而盡力乎溝洫。禹，吾無閒然矣！」(論語 泰伯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夏禹的為人，我是找不出他的缺點可以非議的了！他自己的飲食很菲薄，卻用豐盛的祭品祭祀鬼神；自己穿的衣服很粗劣，但朝饗儀典的時候，卻重視禮服和禮帽的華美；自己住的房屋很卑陋，卻盡力修浚農田水道。像夏禹這樣的人，我實在找不出他的缺點可以非議的了！」

80. 子絕四：毋意；毋必；毋固；毋我。(論語 子罕)

譯：夫子所戒絕的有四件事：不憑空測度；不專必武斷；不固

執成見；不只知私己。

81. 子曰：「吾有知乎哉？無知也。有鄙夫問於我，空空如也；

我叩其兩端而竭焉。」(論語 子罕)

譯：孔子說：「我真有知識嗎？其實是沒有什麼知識的。我祇是肯盡心教人而已。就是一個鄙陋無知的人來問我，他是那樣的誠懇，我也要叩他疑而不能決的是與非兩面，盡我所知的告訴他。」

82. 顏淵喟然歎曰：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；瞻之在前，忽焉在

後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：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，欲罷不能，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，卓爾；雖欲從之，末由也已！」(論語 子罕)

譯：顏淵長聲的歎息說：「夫子的聖道，仰望它，覺得越崇高，鑽研它，覺得越堅實；看去好像在前面，忽然又在後面；高深玄妙，不可捉摸。幸而夫子的教導方法好，由淺而深，有次第地引導人。先教我博覽典籍，開展我的知識；又教我學習禮儀，約束我的心志，使我感到略有所得，想停止也不能停止，既已用盡了我的心思才力，才彷彿見到了夫子的聖道，卓然直立在

我的面前。我雖想跟上夫子，卻無從跟得上啊！」

83. 子貢曰：「有美玉於斯，韞櫝而藏諸？求善賈而沽諸？」子曰：「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待賈者也。」(論語 子罕)

譯：子貢想勸孔子出仕，便譬喻著說：「有一塊美玉在這裡，是放在櫃子裡藏起來呢？還是求得好價錢賣掉它呢？」孔子說：「賣掉它吧！賣掉它吧！我是在等著合意的價錢呢！」

84. 子在川上曰：「逝者如斯夫！不舍晝夜。」(論語 子罕)

譯：孔子與門人在河邊，見那流水不停，感歎地對門人說：「天地間的事，過去的剛過去，來的接著又過去，就像這流水啊！不分晝夜，一刻不停地流著。」

85. 子曰：「譬如為山，未成一簣；止，吾止也。譬如平地，雖覆一簣；進，吾往也。」(論語 子罕)

譯：孔子說：「求學的道理，譬如積土築山，只差一竹筐的土未堆成，倘若就此停止，那是我自己要停止下來的啊。又譬如在平地上，雖然只傾倒了一竹筐的土，但如繼續進行，也可以堆築成山，這樣繼續進行，也是我自己要往前去做的啊！」

86. 子謂顏淵曰：「惜乎！吾見其進也，未見其止也！」(論語 子罕)

譯：孔子評論顏淵說：「可惜呀！他在世的日子，我只看見他不斷的努力前進，沒看見他有時停止廢學過啊！」

87. 子曰：「苗而不秀者，有矣夫！秀而不實者，有矣夫！」(論語 子罕)

譯：孔子說：「禾只發了苗而不開花的，是有的吧！開了花而不結實的，是有的吧！為學而不能有成，和不開花、不結實一樣，所以學者應當自勉啊！」

88. 子曰：「後生可畏，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？四五十而無聞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！」(論語 子罕)

譯：孔子說：「青年後生的前途不可限量，是值得敬畏的，安知他們將來的成就，不如現在的我們呢？但是如果不能及時勉學，到了四十歲五十歲還是沒有聲譽，沒有什麼成就，那也就沒什麼值得敬畏的了呀！」

89. 子曰：「法語之言，能無從乎？改之為貴。巽與之言，能無說乎？繹之為貴。說而不繹，從而不改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！」

(論語 子罕)

譯：孔子說：「有了過失，別人用嚴正的話來規戒，能夠不聽從嗎？但要自己肯切實改過，才是可貴。或是拿委婉的話來開導，能夠不喜悅嗎？但要自己會細心尋究話裏的意義，才是可貴。如果只是喜悅，卻不再去細心尋究，祇是表面聽從，卻不切實改過，這種人，我對他也沒有什麼辦法了！」

90. 子曰：「三軍可奪帥也；匹夫不可奪志也。」(論語 子罕)

譯：孔子說：「三軍的主帥，他的威武全仗別人，若是人心渙散，那麼就可將其元帥奪取過來；一個普通人，若能堅定志向，任誰也改變不了他的心志啊！」

91. 子曰：「衣敝緼（ㄇㄣˊ）袍，與衣狐貉者立，而不恥者，其由也與！」「不佞不求，何用不臧？」子路終身誦之。子曰：

「是道也，何足以臧！」(論語 子罕)

譯：孔子說：「穿著破舊的棉袍，和那穿著狐貉皮衣的人站在一起，而不以為恥的，大概只有仲由能夠做到吧！」詩經 衛風

雄雉篇上說：「一個人如果沒有妒忌心，也沒有貪求心，那還有什麼不好的？」子路聽了便終身誦讀著這兩句詩。孔子對他說：「這詩句所說的不過是做人應盡的道理，只守住這句話，怎麼能夠稱得上是盡善呢！」

92. 子曰：「從我於陳、蔡者，皆不及門也。」德行：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；言語：宰我、子貢；政事：冉有、季路；文學：子游、子夏。(論語 先進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從前跟隨我在陳、蔡之間，共過患難的弟子們，現在都不在門下了！」弟子因夫子的感歎，記下那時隨夫子在陳、蔡受困中十個有專長的弟子來。以德行見長的有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四人；以辭令見長的有宰我、子貢兩人；以政事見長的有冉有、子路兩人；以文學見長的有子游、子夏兩人。

93. 季路問事鬼神。子曰：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」「敢問死？」曰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(論語 先進)

譯：子路請問孔子事奉鬼神的道理。孔子說：「還未能誠敬地事奉人，怎麼談得上事奉鬼神呢？」子路又問：「請問人死的道理是怎麼一回事？」孔子說：「還不知道人之所以生的道理，

怎麼能知道人死的道理呢？」

94. 季氏富於周公，而求也為之聚斂，而附益之。子曰：「非吾徒也！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。」(論語 先進)

譯：季氏不過是諸侯的大夫，他的家財竟超過了那王室至親，做過宰相的周公。而冉求卻還替他苛徵賦稅，搜刮民財，去增加他的財富。孔子深惡而痛絕之，因而對弟子們說：「他不是我的門徒了！你們大家擊起鼓來，聲討他的罪惡好了。」

95. 子曰：「求也退，故進之；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」(論語 先進)

譯：孔子說：「求的天性遲緩，遇事退縮不前，所以鼓勵他前進；由的資質剛強，勇往過人，所以有意抑制他，使他退讓些。」

96. 仲弓問仁。子曰：「出門如見大賓；使民如承大祭；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；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。」仲弓曰：「雍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！」(顏淵)

譯：仲弓問怎樣才能做到仁。孔子說：「與人相接晤時，要像見著貴賓那樣的恭敬；役使人民，要像奉承大祭那樣的慎重；自己心裡所不願接受的，不要加到別人身上去；像這樣能以敬恕待人，旁人也自然敬愛他，在諸侯國邦沒有人怨恨他，在卿

大夫家也沒有人怨恨他。這便可以算得仁了。」仲弓說：「雍雖然不聰敏，但一定要盡力奉行夫子這一番話！」

97. 司馬牛問仁。子曰：「仁者，其言也訥。」曰：「其言也訥，斯謂之仁矣乎？」子曰：「為之難，言之得無訥乎？」(顏淵)
譯：司馬牛問怎樣才能做到仁。孔子說：「仁德的人很慎重，話不輕易說出口的。」司馬牛說：「話不輕易說出口，這就叫做仁了嗎？孔子說：「不論什麼事，做起來很難，在說的時候怎能不慎重忍耐呢？」

98. 子張問明。子曰：「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謂明也已矣。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謂遠也已矣。」
譯：子路問怎樣才算是明察。孔子說：「像水浸物，由外面浸濕到裡面那樣漸來的譖毀，又如肌膚受傷，忍不住切身之痛那樣急迫地喊著冤枉，都不能蒙蔽你，使他的奸計不得行，便可算得明察的了。像水浸物，由外面浸濕到裡面那樣漸來的譖毀，又如肌膚受傷，忍不住切身之痛那樣急迫地喊著冤枉，都不能蒙蔽你，使他的奸計不得行，便可算得明察之至見識高遠的了。」

99. 子貢問友。子曰：「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則止，毋自辱焉。」

(顏淵)

譯：子貢問交友的道理。孔子說：「朋友有了過錯，要忠心地
去勸告，並且要好好開導他。但是如果他不肯聽從，只好停止
不說；多說了無效且徒然自取侮辱。」

100. 子路問政。子曰：「先之，勞之。」請益。曰：「無倦。」(子
路)

譯：子路問為政治民的道理。孔子說：「凡是辦理政事，要使
政令推行無阻，必須以身作則，為人民的先導，這樣人民才能
信從，然後使他們勤勉工作，養成刻苦耐勞的習慣。」子路請
夫子再說一些。孔子說：「持久地做去，不要懈怠。」

101. 子貢問曰：「何如斯可謂之士矣？」子曰：「行己有恥；使
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；可謂士矣。」曰：「敢問其次。」曰：「宗
族稱孝焉，鄉黨稱弟焉。」曰：「敢問其次。」曰：「言必信，
行必果；硜硜然，小人哉！抑亦可以為次矣。」曰：「今之從
政者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噫！斗筭之人，何足算也！」(子路)

譯：子貢問孔子說：「要怎樣才可以算得是士呢？」孔子說：
「身為士的要有節操，立身行事有廉恥，不合義的事決不做；

又要有才幹，奉命出使到四方各國去，能夠守禮達辭，不玷辱君命；就可算得是士了。」子貢說：「敢問那次一等的。」孔子說：「要能使宗族中的人都稱贊他孝順父母，鄉里中的人都稱贊他能敬重兄長；這種人本性很好，就是才具稍差，不過也可以算次一等的士了。」子貢說：「敢問那再次一等的。」孔子說：「說話必定信實，行事必定果決；他那樣堅確地自守，雖是個氣量淺狹的人！不過，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士了。」子貢說：「現在這些做官的人怎麼樣？」孔子說：「唉！這些鄙細的人，猶如只能容一斗一筩的小器皿，怎麼數得到他們呢！」

102. 子曰：「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為也。」(子路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得不到依著中道而行的人來傳道給他，不得已而求其次，也必定要取狂的如狷的這兩種人了！狂的人雖好高騖遠而不及中道，但有進取心，是能有所作為的；狷的人雖拘謹保守而不及中道，但他能夠潔身自愛，不合義理的事是不肯做的。」

103. 子曰：「君子和而不同；小人同而不和。」(子路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君子存心中正和平，平易近人，但持義執著不

肯黨同偏私，所以和而不同。小人同流合污，曲從私黨，卻不能與眾相度處，所以同而不和。」

104. 子曰：「君子泰而不驕；小人驕而不泰。」(子路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君子循理守分，心胸坦然，全是安適舒泰的氣象，絕無絲毫放肆驕矜的態度；小人滿腹私欲，志盈意滿，全是放肆驕矜的態度，絕無絲毫安適舒泰的氣象。」

105. 子曰：「剛、毅、木、訥，近仁。」(子路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剛正無欲，果敢堅忍，質樸篤厚，口訥誠實，這四種資質，就已接近仁了。」

106. 子曰：「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矣。」(子路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善人掌理國政，教訓人民到了七年，人民都能忠君愛國，服勞習武，也就可以使他們從軍作戰了。」

107. 子曰：「君子道者三，我無能焉。仁者不憂；知者不惑；勇者不懼。」子貢曰：「夫子自道也！」(憲問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君子所由成德之三種境界，我都不能夠做到。仁者凡事依理而行，心無愧疚，故不憂愁。智者能明察事理，故不疑惑。勇者堅毅果決，故不恐懼。」子貢聽了這話，就說：

「夫子自謙啊！」

108. 子曰：「不患人不己知，患其不能也。」(憲問)

譯：孔子說：「不要憂慮別人不知道自己，只該憂慮自己沒有真實的道德學問啊。」

109. 子曰：「群居終日，言不及義，好行小慧；難矣哉！」(衛靈公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大家整天聚在一起，所談論的沒一句正經話，而且喜歡賣弄些小聰明，這種人，希望他進德修業，也就很難了啊！」

110. 子曰：「君子病無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」(衛靈公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君子只憂愁自己沒有真實的才幹，不憂愁別人不知道自己。」

111. 子曰：「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」(衛靈公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君子深恨身死以後而聲名不所稱道。」

112. 子曰：「君子不以言舉人，不以人廢言。」(衛靈公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君子不因為這個人的話講得對，就貿然舉用他，也不因為這個人平日的行為無可取，就連他所講有道理的話也

抹煞了。」

113. 子曰：「巧言亂德。小不忍，則亂大謀。」(衛靈公)

譯：孔子說：「顛倒是非的巧言，足以使人心惑德敗。小事不能忍耐，就會敗壞大計劃。」

114. 子曰：「君子不可小知，而可大受也；小人不可大受，而可小知也。」(衛靈公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君子不見得能在小事上見知於人，卻可擔當重任；小人不可叫他擔當重任，卻可在小事上表現他的長處。」

115. 子曰：「當仁，不讓於師。」(衛靈公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弟子對於老師，本來凡事都應遜讓，但是面對行仁之事時，則可以不必遜讓。」

116. 孔子曰：「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。友直，友諒，友多聞，益矣。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損矣。」(季氏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對人有益的朋友有三種，對人有損的朋友也有三種。交接正直的朋友，交接信實的朋友，交接多聞有識的朋友，都是有益的。交接慣於奉承而不直的朋友，交接工於獻媚

而不信實的朋友，交接熟習口辯而無聞見的朋友，都是有損的。」

117. 孔子曰：「益者三樂，損者三樂。樂節禮樂，樂道人之善，樂多賢友，益矣。樂驕樂，樂佚遊，樂宴樂，損矣。」(季氏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對人有益的愛好有三種，對人有損的愛好也有三種。愛好以禮樂做行為的節制，愛好稱道人家的好處，愛好多交賢德的朋友，這些是有益的。愛好侈肆驕縱，愛好惰慢遊蕩，愛好淫溺耽樂，這些是有損的。」

118. 孔子曰：「侍於君子，有三愆；言未及之而言，謂之躁；言及之而不言，謂之隱；未見顏色而言，謂之瞽。」(季氏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奉侍君子談論時，有三種容易犯的過失；話還沒有到你該說的時候，偏要搶先的說，這叫做急躁；當你該說話的時候，你偏不肯說，這叫做隱匿；不先察看他人的臉色神氣就信口胡說，這叫做盲目。」

119. 孔子曰：「生而知之者，上也。學而知之者，次也。困而學之，又其次也。困而不學，民斯為下矣！」(季氏)

譯：孔子說：「人的秉賦各有不同，天生聰明的，對於種種事物的道理，一見就懂，這是最上等的。賦性穎悟，學習過便能通曉，這是次一等的。天資鈍塞，要發憤苦學方能通曉的，《育

達系列最佳拍檔》這是又次一等的。至於天資鈍塞，又懶惰不肯向學，這種人就是最下等的了！」

120. 子張問仁於孔子。孔子曰：「能行五者於天下，為仁矣。」

請問之。曰：「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。恭則不侮，寬則得眾，信則人任焉，敏則有功，惠則足以使人。」(陽貨)

譯：子張向孔子問為仁之道。孔子說：「能實踐五種德行於天下，就是仁了。」子張問是那五種德行。孔子說：「就是恭敬、寬厚、信實、勤敏、恩惠這五種。對人恭敬，便不會受到侮慢，待人能寬厚，便可得到眾人的擁戴，與人能信實，便會受到大家的信任，做事能勤敏，便可獲得成功，能施恩惠於人，便足以使人為你效勞。」

121. 子曰：「由也，女聞六言六蔽矣乎？」對曰：「未也。」「居！

吾語女：好仁不好學，其蔽也愚；好知不好學，其蔽也蕩；好信不好學，其蔽也賊；好直不好學，其蔽也絞；好勇不好學，其蔽也亂；好剛不好學，其蔽也狂。」(陽貨)

譯：孔子說：「由啊！您聽說過六種美德和六種蔽障麼？」子路說：「沒有。」孔子說：「坐下，我來告訴你：一個人，只是好仁而不好學明理，不問善惡概以仁厚待人，必致受人欺誑，

反成愚昧。只是好智而不好學明理，一味逞弄聰明，必致好高騖遠，反成放蕩。只是好信而不好學明理，一味守約踐言，必致不問是非，反成禍害。只是好直而不好學明理，一味攻訐揭隱，必致性情傷人，反成輕躁偏激。只是勇而不好學明理，一味好勝逞強，必致輕生好事，反成禍亂。只是好剛而不好學明理，一味剛愎自用，必致盛氣凌人，反成狂妄。」

122. 子曰：「色厲而內荏，譬諸小人，其猶穿窬之盜也與！」(陽貨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外表裝得剛正威嚴，欺世盜名，內心卻是滿懷私欲，懦弱無志的人，拿小民來比喻，就好比穿壁洞爬牆頭的竊賊一樣，而又怕人知道呀！」

123. 子曰：「鄉愿，德之賊也！」(陽貨)

譯：孔子說：「外貌故作謹厚，博取鄉人稱善的偽君子，其影響足以惑亂是非善惡，正是戕害道德的蝨賊啊！」

124. 子貢曰：「君子亦有惡乎？」子曰：「有惡。惡稱人之惡者，惡居下流而訕上者，惡勇而無禮者，惡果敢而窒者。」曰：「賜也，亦有惡乎？」「惡徼以為知者，惡不孫以為勇者，惡訐以為直者。」(陽貨)

譯：子貢問孔子說：「君子也有所憎惡嗎？」孔子說：「有憎惡。憎惡那談說傳播別人的過惡的，憎惡那在下位而毀謗在上位的，憎惡那自恃勇力，不顧禮法的，憎惡那自誇果敢，其實不通事理的。」孔子也反問子貢說：「賜啊，你也有所憎惡嗎？」子貢說：「有的。我憎惡那抄襲別人的見解而自以為明智的(依朱注則可譯為：我憎惡那窺察別人而自以為明智的)憎惡那不謙讓順理而自以為勇敢的，憎惡那揭發別人的隱私而自以為正直的。」

125. 子夏曰：「日知其所亡，月無忘其所能；可謂好學也已矣。」

(子張)

譯：子夏說：「每天能知道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知識，又能經時累月，不遺忘平日所已知的一切。能夠這樣用功，就可以算得是好學的人了。」

126. 子夏曰：「博學而篤志，切問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。」(子張)

譯：子夏說：「為學的人，廣博的學習，而且有堅定的意志，遇到疑難時，切實的問清楚，從淺近處去尋思類推進而實心體認，仁便在這裏面了。」

二、孟子選讀

1. 不違農時，穀不可勝(尸厶)食也；數(ㄅㄨˋ)罟(ㄍㄨˇ)不入洿(ㄨㄨˋ)池，魚鱉不可勝食也；斧斤以時入山林，材木不可勝用也。

池，魚鱉不可勝食也；斧斤以時入山林，材木不可勝用也。

譯：只要不耽誤農民耕耘收穫的季節，使五穀積得多，自然就可以吃不完了；細密的網罟，不准放進深水池裡去捕魚，魚鱉生得多自然就可以吃不完了；斧頭斫刀之類，必要按著秋冬草木零落的適當時節，才許到山林裡去採伐，材木長得多，自然就可以用不完了。

2. 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，頒白者，不負戴於道路矣。七十者，衣(一)帛食肉，黎民不飢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！

七十者，衣(一)帛食肉，黎民不飢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！

譯：嚴格地實施地方學校教育，反復開導他們那孝順父母恭敬兄長的道理，頭髮半白的老人也就不致於肩上背著頭上頂著在路上辛苦了。既然七十歲的老年人可以穿綢帛、吃肉類，其他眾民也不挨餓、受凍，像這樣還不能王天下的，是從不會有的事啊！

3. 仲尼曰：「始作俑(ㄩㄥˇ)者，其無後乎！」為其象人而用之也。

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？

譯：孔子曾說過：「開始製作木偶去殉葬的人，大概要斷子絕

孫吧！」用木偶殉葬，不過因他像個人形，孔子尚以為殘忍。

現在如何竟使百姓弄到飢餓而死呢？」

4. 寡人恥之，願比死者一洒之。

譯：對於這接二連三的喪師失地，我深深地感到羞恥，極願替那些為國戰死的人洗雪恥辱。」

5. 王如施仁政於民，省刑罰，薄稅斂，深耕易耨(ㄉㄨˋ ㄨˋ)；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長上；可使制梃(ㄉㄨˋ ㄩˋ)以撻(ㄉㄨˋ ㄩˋ)秦楚之堅甲利兵矣。

譯：王如果能對人民施行仁政，譬如減輕刑罰，少徵賦稅，勸令農民深耕勤耘，努力增產。同時再督策少壯的人，利用空閒時日，講求孝悌忠信的道理。使他們在家裏能善事自己的父兄，在外面可以事奉他們的長上。這樣一來，即或使他們提著木棍子，也可以打倒秦、楚的堅甲利兵了。

6. 天油然作雲，沛然下雨，則苗浡然興之矣。

【譯】一旦天上濃厚地興起了黑雲，滂沱地降下了大雨，那苗就會再蓬蓬勃勃地茂盛起來了。

7. 齊國雖褊(ㄅㄧㄢˇ)小，吾何愛一牛？即不忍其殼觶，若無罪而就死地，故以羊易之也。

譯：齊國地方雖然狹小，我又何至於吝惜一頭牛？就是為了不忍心看它那種恐懼得腿腳發抖的樣子，好像沒有犯罪的人而要他去到死刑的地方一般，所以拿羊去替換它！

8. 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；天下可運於掌。

詩云：「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(一ㄩˋ)于家邦。」言舉斯心，加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；不推恩，無以保妻子。

譯：王祇要由尊敬自己的父兄，再推廣到尊敬別人的父兄；由慈愛自己的子弟，再推廣到慈愛別人的子弟。能夠這樣用心，天下的治理，就可以運轉於手掌心裡。詩經大雅思齊篇上說：「先做個好榜樣給妻子看，再推及到兄弟身上，更進而擴大這教化去治理一家以至一國。」這就是說，拿這個不忍心，加之於別人身上罷了！所以能推廣恩惠，就可以保有天下；不能推廣恩惠，連妻子也保不住。

9. 然則王之所大欲，可知已；欲辟土地，朝秦楚，蒞(一ˋ)中國，而撫四夷也。以若所為，求若所欲，猶緣木而求魚也。

譯：孟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那麼王的最大願望便可以曉得了；

無非是想開闢疆土，降服秦楚，君臨中國，而安撫四夷。但以這樣的作為，求這樣的願望，那就像爬到樹木上去求取水中之魚一樣的不可能了。」

10.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，惟士為能。若民，則無恒產，因無恒心；苟無恒心，放辟邪侈，無不為已。及陷於罪，然後從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

譯：沒有常久營生的產業而有常久向善的心志的，祇有讀書明理的人才能夠這樣。若像一般百姓，沒有固定不動的產業，也沒有常久向善的心志；如果沒有常久向善的心志，那就不免放蕩、乖僻、姦邪、淫侈，為非作歹，無惡不作了。等到他犯了罪，然後按著他的罪行，拿刑罰去處治他，這便等於張著羅網去陷害百姓一樣。

11. 曾子謂子襄曰：「子好勇乎？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；自反而不縮(ムメ)`)，雖褐寬博，吾不憚(出メへ)`)焉？自反而縮(ムメ)`)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。」

譯：從前曾子告訴他的弟子子襄道：「你好勇嗎？我曾經聽我老師孔子講過大勇的道理；自己反省一下，要是我的義理確是不直，雖然面對一個穿粗布寬大衣服的平民，我難道不恐懼嗎？

自己反省一下，要是我的義理確是真的，雖然面臨千萬強敵，我也要挺身前去抵禦。」

12.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，芒芒然歸，謂其人曰：「今日病矣，予助苗長矣。」其子趨而往視之；苗則枯矣。

譯：宋國有個人憂愁他的稻苗不長大，而去把它拔高起來，糊糊塗塗地跑回家裡，告訴他家裡的人說：「今天疲倦極了，我已經幫助秧苗長大了。」他的兒子趕快跑去看，稻苗已經枯萎了。

13. 「何謂知言？」曰：「誑(ㄅㄨㄟ)辭，知其所蔽；淫辭，知其所陷；邪辭，知其所離；遁辭，知其所窮。」

譯：公孫丑又問道：「怎麼叫做能知道人言語的是非得失呢？」孟子道：「聽那偏頗的言辭，就知道他的心被蒙蔽於什麼；聽那放蕩無禮的話，就知道他的心陷於甚麼；聽那邪僻不正的話，就知道他的心背離於甚麼；聽那支吾閃避的話，就知道他的心屈窮於甚麼；這四種言語上的毛病，都是從他心裏生出來的。」

14. 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，治則進，亂則退，伯夷也；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，治亦進，亂亦進，伊尹也；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，可以久則久，可以速則速，孔子也。皆古聖人也，

吾未能有行為。乃所願，則學孔子也。

譯：不是自國的國君不事奉，不是自國的人民不役使，太平盛世就出來做官，亂世就退隱，這是伯夷之道。那一種國君不可事奉，那一種人民不可使用，治世也出仕，亂世也出仕；這是伊尹的道。至於可以出仕就出仕，可以休止就休止，可以久留就久留，可以速去就速去，這是孔子的道。這三個人都是古時候的聖人，我都不能做得到。但我心裏所願望的，只是要學孔子！

15. 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贍(尸彡)也；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悅而誠服也，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詩云：「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。」此之謂也。

譯：用武力征服人的，被征服的人並非真心歸服你，只是自己的力量不夠。用德行感服人的，是內心喜悅而真誠的信服，就如七十位弟子信服孔子一樣。詩經大雅文王有聲篇上說：「從東、南、西、北方來歸的人民，沒有一個不心服的。」就是說的這種情形。

16. 詩云：「迨天之未陰雨，徹彼桑土，綢繆牖(一又)戶。今此下民，或敢侮予？」

譯：詩經豳風鴟鴞篇上說：「鳥兒趁著天還沒有下雨的時候，剝取那桑樹的表皮和泥土來葺補巢上的通氣和出入的孔道。這樣的及時準備，今後在這下面的人們，誰敢來欺侮我呢？」

17. 詩云：「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」太甲曰：「天作孽(ㄉㄞˋ)，猶可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」此之謂也。

譯：詩經大雅文王篇上說：「常常思念著配合天理，求於自己，就多得福。」書經太甲篇說：「上天造成的災禍，還可以逃避，自己造成的災禍，那就活不成了。」就是這個說法。

18.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；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皆有怵(ㄒㄩˋ)惕惻隱之心；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(ㄟ)譽於鄉黨朋友也，非惡(ㄨˋ)其聲而然也。

譯：我所以說人都有不忍害人的心的緣故，譬如現在有人忽然看見一個無知的小孩，快要掉到井裡去，都有驚駭恐懼憐憫傷痛的心情表現出來；這種並不是想藉此結交那孩子的父母，也不是想博得好聲名在鄉族朋友之間；更不是嫌惡有不仁的惡名，才這樣的。

19. 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；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猶其有四體也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，自賊者也；謂其居不能者，賊其君者也。

譯：這憐憫傷痛的心，便是「仁」的發端；這羞恥憎惡的心，便是「義」的發端；這謙辭推讓的心，便是「禮」的發端；這是非善惡的心，便是「智」的發端。人的心中有仁義禮智的四端，就如同身上有手足四肢一樣。假使具備了這四端，自己卻說不能為善的，便是自己賊害了本性的人了。若是說他的國君不能為善的，那便是賊害他的國君的人了。

20. 書曰：「若藥不瞑眩，厥疾不瘳。」

譯：書經命篇上說：「假如一個人吃了這藥以後，不感覺頭昏眼花，表示藥力不足，那麼他的病就會痊癒。」

21. 勞心者治人，勞力者治於人。治於人者食(𠂇)人，治人者食於人，天下之通義也。

譯：有的人煩勞心神，有的人勞動體力。勞心的人治理人，勞力的人受人治理。受人治理的人供養人，治理人的人受人供養，

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呢！

22. 禹疏九河，瀹濟、漯而注諸海，決汝、漢，排淮、泗，而注之江，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。

譯：大禹疏導黃河下游九條河道，又濬通南面的濟水和漯水，使它們都灌注到海裏去；同時開拓汝水和漢水的河身，排除淮水和泗水的淤積，使它們都灌注到大江裏，然後中國地方，才可耕種五穀，人民才能得著食物。

23. 子曰：「大哉堯之為君！惟天為大，惟堯則之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！君哉舜也！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！」

譯：孔子說：「堯做君主是多麼偉大啊！世上沒有比天更偉大的了，惟有堯的德量能與天相較，這廣遠的德量，百姓竟無法用言語來讚美他！真正能盡人君之道的是舜啊，功德是那樣崇高，雖擁有天下卻不關心自己帝位尊榮！」

24. 江、漢以濯(ㄉㄨˋㄨㄛˊ)之，秋陽以暴(ㄅㄠˋ)之，皜皜(ㄏㄠˋ)乎不可尚已。

譯：夫子的道德好比用江漢的長流洗濯過，經秋天的太陽曝曬過，那種潔白光輝，再沒有甚麼能超乎其上的了。

25. 夫物之不齊，物之情也。或相倍蓰(ㄊㄨㄟˋ)，或相什伯，或相千萬；子比(ㄅㄧˋ)而同之，是亂天下也。

譯：要知道貨物品質的精粗美惡不齊等，原是貨物品質本來的情形，所以買賣的價目，自然有高低的差別。有的相去一倍或五倍，有的相去十倍或百倍，更有的要相去千萬倍的，現在你光拿它們的長短輕重多寡大小做比例，混合起來，畫一價目，這簡直是擾亂天下啊！

26. 居天下之廣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；得志與民由之，不得志獨行其道；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謂大丈夫！

譯：居的是天下最寬廣的宅所，以禮立身，立的是天下最中正的地位，以義行事，行的是天下最寬大的道路。有了施展抱負的機會，就把所得的道，推行到百姓身上，沒有施展抱負的機會，就獨自一個人，行他所得的道。富貴不能蕩亂他的心意，貧賤不能變易他的節操，威武不能挫折他的志氣。只有經得起這三種考驗都不迷惑的人，才算是真正大丈夫

27. 聖王不作，諸侯放恣，處士橫議。楊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。天下之言，不歸楊則歸墨。

譯：自從孔子沒後，聖王不再出現，不但列國諸侯，任意放肆，不守禮法，就連布衣處士，也都亂發議論。楊朱、墨翟等的言論，佈滿天下。天下的言論，不是歸附楊朱這一派，就是歸附墨翟這一派。

28. 徒善不足以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

譯：徒然有善心而沒有善法，並不足以為政；徒然有善法而沒有善心，善法也不能自己去實行。

29. 夫人必自侮，然後人侮之；家必自毀，而後人毀之；國必自伐，而後人伐之。太甲曰：『天作孽(ㄉㄞˋ ㄟˋ)，猶可違，自作孽，不可活。』

譯：大凡一個人，必定自己先有了侮辱自己的行為，然後人才敢侮辱他；一個家必定自己先走上毀壞自己的道路，然後人才敢毀壞它；一個國，必定自己先施出出伐自己的政事，然後別人才敢攻伐它。書經太甲篇上說：『天降的災禍，還可以逃避，自己尋求的災禍，就無法保全生命。』就是這個說法！

30. 詩云：「其何能淑，載胥(ㄊㄨ)及溺。」

譯：各國諸侯如此的作為，政事怎麼能好呢？君與臣祇有相互

沈溺在苦海中罷了。

31. 言非禮義，謂之自暴也；吾身不能居仁由義，謂之自棄也。

仁，人之安宅也；義，人之正路也。曠安宅而弗(ㄇㄨˋ)居，舍正路而不由，哀哉！

譯：凡說出來的話非禮毀義的，就叫做自己賊害自己；自己以為這身子不能存仁行義的，叫做自己捨棄自己。『仁』是人的安舒的房宅，『義』是人的正大的道路。一個人竟空著安舒的房宅不去住，捨棄了正路不去走，真是可哀啊

32. 原泉混混，不舍晝夜，盈科而後進，放乎四海；有本者如是，是之取爾。

譯：有來源的泉水，滾滾地湧出來，不分日夜地流個不停，流滿了低坑，然後再繼續向前進行，一直流到海裏去；有本源纔能如此，就是這點可取啊！

33. 君子有終身之憂，無一朝之患也。

譯：君子只有一生永在的憂愁，卻沒有突來的禍患。

34. 柳下惠，不羞汙君，不辭小官。進不隱賢，必以其道。遺佚而不怨，阨窮而不憫，與鄉人處，由由然不忍去也。

譯：柳下惠又是另一種性情，他不以上奉昏君為羞恥，也不推辭卑微的官職。並且出來做事，絕不隱藏自己的才能，一定要按照正常的道理行去。如果被摒棄不用，也不怨恨；處在窮困的境地，也不憂愁。和不懂禮義的俗人處在一起，是很自得的像捨不得離開似的。

35. 天之生斯民也，使先知覺後覺，使先覺覺後覺。予，天民之先覺者也；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。

譯：上天生下這些人民，原是要使先知道的喚醒後知道的，使先理解的喚醒後理解的。我，就是天生的人民中先理解道理的人，我要把我所理解的道理去喚醒這些人民。

36. 孟子曰：「伯夷，聖之清者也；伊尹，聖之任者也；柳下惠，聖之和者也；孔子，聖之時者也。孔子謂集大成。集大成也者，金聲而玉振之也。」

譯：孟子總括的評論道：「伯夷是聖人中最清高的；伊尹是聖人中最負責任的；柳下惠是聖人中最和氣的；祇有孔子是聖人中最合時宜的。因此可說孔子是集了三聖的長處以成己之德。這『集大成』的意思，好比奏樂集合眾音的小成而為大成一樣。在八音集齊的時候，先要敲起金鐘來發聲，最後再擊起玉磬來

收音。」

37. 「故苟得其養，無物不長；苟失其養，無物不消。孔子曰：『操則存，舍則亡；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(卜一尤)』。』惟心之謂與！」

譯：「如果得到適當的培養，天下沒有一樣事物不能生長；如果失掉適當的培養，天下沒有一樣事物不歸消滅的。孔子說過：『操持得住就能存在，放縱它就會亡失；它的消失或出現沒有一定的時間，也沒有一定的方向。』就是指人心不可頃刻有失其養的說法吧！」

38. 生亦我所欲，所欲有甚於生者，故不為苟得也。死亦我所惡，所惡有甚於死者，故患有所不辟也。

譯：生命固然是我所愛好的，但我所愛好的還有超過生命的，所以不肯苟且得生。死亡是我所憎惡的，但我所憎惡還有超過死亡的，所以不肯 一苟且避患。

39. 仁，人心也；義，人路也。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！

譯：仁，就是人人原有愛心；義，就是人人應該走的大路。捨棄他的大路不去走，放失了他的本心，不知道找回來，這種人

真是可悲啊！

40. 今之人，修其天爵，以要人爵。既得人爵，而棄其天爵，則惑之甚者也，終亦必亡而已矣。

譯：如今的人修他的天爵拿來求取人爵官祿，等到已經得著人爵，就捨棄他的天爵，不再修他自己的道德了，那真是糊塗到極點了。結果，必然連他所得到的人爵也一併失掉才了事。

41. 大匠誨人，必以規矩；學者亦必以規矩。

譯：大匠訓誨人做木工，必定要用規矩做製造器物的準則，方能成方圓；為學的人也必定要用仁義做修養品德的準則，纔能企聖企賢

42. 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(ㄉㄨˋ)亂其所為；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

譯：所以天如果要降重大的責任給這個人，必定先困苦他的心志，勞碌他的筋骨，餓瘦他的體膚，窮乏他的身家，使他的行事又處處和他所經營的相拂逆相擾亂，不得稱心順意，這都是拿來激動他的心思，堅忍他的性情，加強他所未具有的能力。

43. 人恒過，然後能改；困於心，衡於慮，而後作；徵於色，發於聲，而後喻。

譯：一個人常有了過錯，然後才能改好。心境上感到有困難不舒展，思慮上覺得有阻礙不順當，然後才能發憤振作；甚至要在人家的面色上現出有厭煩不愉快，聲音上發出有怨怒不願意，一切都受不了，然後才能醒悟警惕。

44. 孟子曰：「人之有德、慧、術、知者，恒存乎疢(ㄉㄨㄣˋ)疾。

獨孤臣孽(ㄉㄨˊ ㄟˋ)子，其操心也危，其慮患也深，故達。」

譯：孟子說：「大凡人具有德行、《育達系列永遠第一》智慧和道術、才智，常常是在苦難中磨鍊出來的。惟有疏遠的孤臣和庶出的孽子，由於操持心思時時畏懼，憂慮禍患也就處處深切，才能對忠孝親的道理，了解得無微不至，無由不通。」

45. 觀水有術，必觀其瀾；日月有明，容光必照焉。流水之為物也，不盈科不行。君子之志於道也，不成章不達。

譯：要觀看水是有方法的，一定觀看那波流湍急處的湍急處，就曉得水有本源了。譬如日月運行在天上一樣，因有明朗的體魄，所以凡一些可容光線的空隙，必然照得透亮無遺。流水這東西，不先注滿了低的坑塘，就不再向前行。所以君子有志於聖人之

道，也必須積厚功夫，把學問德行修養純熟，才能出而問世，兼善天下。

46. 孟子曰：「雞鳴而起，孳(𠄎)孳為善者，舜之徒也；雞鳴而起，孳孳為利者，蹠(ㄊ)之徒也。欲知舜與蹠之分，無他，利與善之間也。」

譯：孟子說：「雞叫的時候就起身，急急忙忙去行善的，其人必定慕義嚮往，這是大舜一類的人。如在雞叫的時候就起身，卻急急忙忙去謀利的，貪求無饜，所以無一念不在謀求利，那是盜蹠一類的人。要知道大舜和盜蹠一類的。他們的區別，沒有別的，但一則行善，一則謀利，只是一念之差啊！」

47. 孟子曰：「有為者，辟(ㄅ)若掘井；掘井九軀(ㄉ)而不及泉，猶為棄井也。」

譯：有作為的人，譬如掘井一樣，雖然掘到了七丈二尺深，還沒有掘到水泉，如果就此歇手，仍然是一個無用的廢井啊！

48.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：有如時雨化之者；有成德者；有達財者；有答問者；有私淑艾者。

譯：君子教人目標大別約有五種：首先就像天下了及時的雨，潤化植物，枝葉隨即會發榮滋長的。其次順著他本有的德性加

以培養，就能有所成就。其次依著他已有的才能，使他通達而成為有用的人才。復次是隨著他的來意，解答問題。對無法及門受業的人，那只有私下拾取君子相傳的言論，來好好地修養自己了。

49. 孟子謂高子曰：「山徑之蹊(ㄊ一)間，介然用之而成路，為間不用，則茅塞之矣。今茅塞子之心矣。」

譯：孟子有一天向高子說：「一個人的心，要常常去存養它。好比在山嶺上獸蹄所經過的荒路之間，原有茅草阻塞住，沒有人走的痕跡，只要特別專一地去行走，久而久之，也能成了一條路。可是間歇了些日子不去行走，那茅草依舊會把它阻塞起來了。現在你的心也像給茅草阻塞了呢？」

50. 說(ㄡㄨㄟ)大人則藐之，勿視其巍巍然。

譯：游說當今有權位的所謂大人物，就得先存著看輕他的心理，不要把他那種烜赫的氣勢放在眼裏。

資料來源：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